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三卷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

世間奇物緣多巧，不怕風波顛倒。遮莫一時開了，到底還完好。 豐城劍氣沖天表，雷煥張華分寶。他日偶然齊到，津底雙龍鼻。

此詞名〈桃源憶故人〉，說著世間物事有些好處的，雖然一時拆開，後來必定遇巧得合。那「豐城劍氣」是怎麼說？晉時大臣張華，字茂先，善識天文，能辨古物。一日，看見天上斗牛分野之間，寶氣燭天，曉得豫章豐城縣中當有奇物出世。有個朋友雷煥也是博物的人，遂選他做了豐城縣令，托他到彼，專一為訪尋發光動天的寶物，分付他道：「光中帶有殺氣，此必寶劍無疑。」那雷煥領命，到了縣間，看那寶氣卻在縣間獄中。雷煥領了從人，到獄中盡頭去處，果然掘出一對寶劍來，雄曰「純鉤」、雌曰「湛盧」。雷煥自佩其一，將其一獻與張華，各自寶藏，自不必說。後來，張華帶了此劍行到延平津日，那劍忽在匣中躍出，到了水邊，化成一龍。津水之中也鑽出一條龍來，湊成一雙，飛舞昇天而去。張華一時驚異，分明曉得寶劍通神，只水中這個出來湊成雙的不知何物，因遣人到雷煥處問前劍所在。雷煥回答道：「先曾渡延平津口，失手落於水中了。」方知兩劍分而復合，以此變化而去也。至今人說因緣湊巧，多用「延津劍合」故事，所以這詞中說的正是這話。

而今說一段因緣，隔著萬千里路，也只為一件物事湊合成了，深為奇巧。有詩為證：

溫嶠曾輸玉鏡台，圓成鈿合更奇哉！

可中宿世紅絲繫，自有媒人月下來。

話說國朝有一位官人，姓權，名次卿，表字文長，乃是南直隸寧國府人氏。少年登第，官拜翰林編修之職。那翰林生得儀容俊雅，性格風流，所事在行，諸般得趣，真乃是天上謫仙、人中玉樹。他自登甲第，在京師為官一載有餘。京師有個風俗，每遇初一、□五、二□五日，謂之廟市，凡百般貨物俱趕在城隍廟前，直擺到刑部街上來賣，挨擠不開，人山人海的做生意。那官員每清閒好事的，換了便巾、便衣，帶了一兩個管家長班出來，步走游看，收買好東西舊物事。朝中惟有翰林衙門最是清閒不過，讀書、下棋、飲酒、拜客，別無他事相干。權翰林況且少年心性，下處閒坐不過，每遇做市熱鬧時，就便出來行走。

一日，在市上看見一個老人家，一張桌兒上擺著許多零碎物件，多是人家動用家伙，無非是些燈台、銅杓、壺、瓶、碗、碟之類，看不得在文墨眼裡的。權翰林偶然一眼瞟去，見就中有一個色樣奇異些的盒兒，用手去取來一看，乃是個舊紫金鈿盒兒，卻只是盒蓋。翰林認得是件古物，可惜不全，問那老兒道：「這件東西須還有個底兒，在那裡？」老兒道：「只有這個蓋，沒有見甚麼底。」翰林道：「豈有沒底的理？你且說這蓋是那裡來的，便好再尋著那底了。」老兒道：「老漢有幾間空房在東直門，賃與人住。有個賃房的，一家四五口害了天行症候，先死了一兩個後生。那家子慌了，帶病搬去，還欠下些房錢，遺下這些東西作退帳。老漢收拾得，所以將來貨賣度日。這盒兒也是那人家的，外邊還有一個紙籠兒藏著，有幾張故字紙包著。咱也不曉得那半扇盒兒要做甚麼用，所以擺在桌兒上，或者遇個主兒買去也不見得。」翰林道：「我到要買你的，可惜是個不全之物。你且將你那紙籠兒來看！」

老兒用手去桌底下摸將出來，卻是一個破碎零落的紙糊頭籠兒。翰林道：「多是無用之物，不多幾個錢賣與我罷。」老兒道：「些小之物，憑爺賞賜罷。」翰林叫隨從管家權忠與他一百個錢，當下成交。老兒又在籠中取出舊包的紙兒來包了，放在籠中，雙手遞與翰林。

翰林叫權忠拿了，又在上市上去買了好幾件文房古物。回到下處來，放在一張水磨天然几上，逐件細看，多覺買得得意。落後看到那紙籠兒，扯開蓋，取出紙包來，開了紙包，又細看那鈿盒，金色燦爛，果是件好東西。顛倒相來，到底只是一個蓋。想道：「這半扇落在那裡？且把來藏著，或者湊巧有遇著的時節也未可知。」隨取原包的紙兒包他，只見紙破處，裡頭露出一些些紅的出來。翰林把外邊紙兒揭開來看，裡頭卻襯著一張紅字紙。翰林取出定睛一看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你道寫的甚麼？上寫道：「大時雍坊住人徐門白氏，有女徐丹桂，年方二歲。有兄白大，子曰留哥，亦係同年生。緣氏夫徐方，原籍蘇州，恐他年隔別無憑，有紫金鈿盒各分一半，執此相尋為照。」後寫著年月，下面著個押字。

翰林看了道：「原來是人家婚姻照驗之物，是個要緊的，如何卻將來遺下又被人賣了？也是個沒搭煞的人了。」又想道：「這寫文書的婦人既有丈夫，如何卻不是丈夫出名？」又把年月迭起指頭算，一算看，笑道：「立議之時到今一□八年，此女已是一□九歲，正當妙齡，不知成親與未成親？」又笑道：「妄想他則甚！且收起著。」因而把幾件東西一同收拾過了。

到了下市，又踱出街上來行走。看見那老兒仍舊在那裡賣東西，問他道：「你前日賣的盒兒，說是那一家掉下的，這家人搬在哪裡去了？你可曉得？」老兒道：「誰曉得他？他一家人先從小的死起，死得來慌了，連夜逃去。而今敢是死絕了，也不見得。」翰林道：「他住你家時，有甚麼親戚往來？」老兒道：「他有個妹子，嫁與下路人，住在前門。以後不知哪裡去了，多年不見往來了。」權翰林自想道：「問得著時，還了他那件東西，也是一樁方便的好事，而今不知頭緒，也只索繇他罷了。」

回還寓所，只見家間有書信來，夫人在家中亡過了。翰林痛哭了一場，沒情沒緒，打點回家，就上個告病的本。奉聖旨：「權某准回籍調理，病痊赴京聽用。欽此。」權翰林從此就離了京師，回到家中去了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鈿盒的來歷。蘇州有個舊家子弟，姓徐名方，別號西泉，是太學中監生。為幹辦前程，留寓京師多年。在下處岑寂，央媒娶下本京白家之女為妻，生下一個女兒，是八月中得的，取名丹桂。同時，白氏之兄白大郎也生一子，喚做留哥。白氏女人家性子，只護著自家人，況且京師中人不知外方頭路，不喜歡攀扯外方親戚，一心要把這丹桂許與姪兒去。徐太學自是寄居的人，早晚思量回家，要留著結下路親眷，□分不肯。一日，太學得選了閩中二尹，打點回家赴任，就帶了白氏出京。白氏不得遂願，戀戀骨肉之情，瞞著徐二尹私下寫個文書，不敢就說許他為婚，只把一個鈿盒兒分做兩處，留與姪兒做執照，指望他年重到京師，或是天涯海角，做個表證。

白氏隨了二尹到了吳門。原來二尹久無正室，白氏就填了孺人之缺，一同赴任。又得了一子，是九月生的，名喚糕兒。二尹做了兩任官回家，已把丹桂許下同府陳家了。白孺人心下之事，地遠時乖，只得丟在腦後，雖然如此，中懷歉然，時常在佛菩薩面前默禱，思想還鄉，尋鈿盒的下落。已後二尹亡逝，守了兒女，做了孤孀，才把京師念頭息了。想那出京時節，好歹已是□五六個年頭，丹桂長得美麗非凡。所許陳家兒子年紀長大，正要納禮成婚，不想害了色癆，一病而亡。眼見得丹桂命硬，做了望門寡婦，一時未好許人，且隨著母親、兄弟，穿些淡素衣服挨著過日。正是：孤辰寡宿無緣分，空向天邊盼女牛。

不說徐丹桂淒涼，且說權翰林自從斷了弦，告病回家，一年有餘，尚未續娶，心緒無聊，且到吳門閒耍，意圖尋訪美妾。因怕上司府縣知道，車馬迎送，酒禮往來，拘束得不耐煩。揣料自己年紀不多，面龐嬌嫩，身材瑣小，旁人看不出他是官，假說是個遊學秀才。借寓在城外月波菴隔壁靜室中，那菴乃是尼僧。有個老尼喚做妙通師父，年有六□已上，專在各大家往來，禮度熟閒，世情透徹。看見權翰林一表人物，雖然不曉得是埋名貴人，只認做青年秀士，也道他不是落後的人，不敢怠慢。時常叫香公送茶來，或者請過菴中清話。權翰林也略把訪妾之意問及妙通，妙通說是出家之人不管閒事，權翰林也就住口不好說得。

是時正是七月七日，權翰林身居客邸，孤形吊影，想著「牛女銀河」之事，好生無聊。乃詠宋人汪彥章〈秩蘭〉詞，改其末句一字，云：

高柳蟬嘶，採菱歌斷秋風起。晚雲如髻，湖上山橫翠。

簾捲西樓，過雨涼生袂。天如水，畫樓□二，少個人同倚。

——詞寄〈點絳脣〉

權翰林高聲歌詠，趁步走出靜室外來。新月之下，只見一個素衣的女子走入菴中。翰林急忙尾在背後，在黑影中閃著身子看那女子。只見妙通師父出來接著，女子未敘寒溫，且把一注香在佛前燒起。那女子生得如何？

聞道雙銜鳳帶，不妨單著蛟綃。夜香知與阿誰燒？悵望水沉煙裊。

雲鬢風前絲捲，玉顏醉裡紅潮。莫教空度可憐宵，月與佳人共僚。

——詞寄〈西江月〉

那女子拈著香，跪在佛前，對著上面，口裡喃喃吶吶，低低微微，不知說著許多說話，沒聽得一個字。那妙通老尼便來收科道：「小娘子，你的心事說不能盡，不如我替你說一句簡便的罷。」那女子立起身來道：「師父，怎的簡便？」妙通道：「佛天保佑，早嫁個得意的丈夫。可好麼？」女子道：「休得取笑！奴家只為生來命苦，父亡母老，一身無靠，所以拜禱佛天，專求福庇。」妙通笑道：「大意相去不遠。」女子也笑將起來。妙通擺上茶食，女子吃了兩盞茶，起身作別而行。

權翰林在暗中看得明白，險些兒眼裡放出火來，恨不得走上前一把抱住，見他去了，心癢難熬。正在禁架不定，恰值妙通送了女子回身轉來，見了道：「相公還不曾睡？幾時來在此間？」翰林道：「小生見白衣大士出現，特來瞻禮！」妙通道：「此鄰人徐氏之女丹桂小娘子。果然生得一貌傾城，目中罕見。」翰林道：「曾嫁人未？」妙通道：「說不得，他父親在時，曾許下在城陳家小官人。比及將次成親，那小官人沒福死了。擔閣了這小娘子做了個望門寡，一時未有人家來求他的。」翰林道：「怪道穿著淡素。如何夜晚間到此？」妙通道：「今晚是七夕牛女佳期，他遭著如此不偶之事，心願不足，故此對母親說了來燒炷夜香。」翰林道：「他母親是甚麼樣人？」妙通道：「他母親姓白，是個京師人，當初徐家老爺在京中選官娶了來家的。且是直性子，好相與。對我說，還有個親兄在京，他出京時節，有個姪兒方兩歲，與他女兒同庚的。自出京之後，杳不相聞，差不多將二□年來了，不知生死存亡。時常托我在佛前保佑。」

翰林聽著，呆了一會，想道：「我前日買了半扇鈿盒，那包的紙上分明寫是徐門白氏，女丹桂，兄白大，子白留哥。今這個女子姓徐名丹桂，母親姓白，眼兒得就是這家了。那賣盒兒的老兒說那家死了兩個後生，老人家連忙逃去，把信物多掉了。想必死的後生就是他姪兒留哥，不消說得。誰想此女如此妙麗，在此另許了人家，可又斷了。那信物卻落在我手中，卻又在此相遇，有如此湊巧之事！或者到是我的姻緣也未可知。」以心問心，跌足道：「一二□年的事、三四千里的路，有甚查帳處？只須如此如此。」

「算計已定，對妙通道：「適才所言白老孺人，多少年紀了？」妙通道：「有四□多歲了。」翰林道：「他京中親兄可是白大？姪兒子可叫做留哥？」妙通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相公如何曉得？」翰林道：「那孺人正是家姑，小生就是白留哥，是孺人的姪兒。」妙通道：「相公好取笑。相公自姓權，如何姓白？」翰林道：「小生幼年離了京師，在江湖上游學。一來慕南方風景，二來專為尋取這頭親眷，所以移名改姓，游到此地。今偶然見師父說著端的，也是一緣一會，天使其然。不然，小生怎地曉得他家姓名？」妙通道：「原來有這等巧事。相公，你明日去認了令姑，小尼再來奉賀便了。」翰林當下別了老尼，到靜室中游思妄想，過了一夜。

天明起來，叫管家權忠，叮囑停當了說話。結束整齊，一直問到徐家來。到了門首，看見門上一個老兒在那裡閒坐，翰林叫權忠對他說：「可進去通報一聲，有個白大官打從京中出來的。」老兒說道：「我家老主人沒了，小官兒又小。你要見那個的？」翰林道：「你家老孺人可是京中人姓白麼？」老兒道：「正是姓白。」權忠道：「我主人是白大官，正是孺人的姪兒。」老兒道：「這等，你隨我進去通報便是。」

老兒領了權忠，竟到孺人面前。權忠是慣事的人，磕了一頭，道：「主人白大官在京中出來，已在門首了。」白孺人道：「可是留哥？」權忠道：「這是主人乳名。」孺人喜動顏色，道：「如此喜事。」即忙喚自家兒子道：「糕兒，你哥哥到了，快去接了進來。」那小孩子嬉嬉顛顛、搖搖擺擺出來接了翰林進去。

翰林靦靦腆腆，冒冒失失進去，見那孺人起來，翰林叫了「姑娘」一聲，唱了一喏，待拜下去。孺人一把扯住道：「行路辛苦，不必大禮。」孺人含著眼淚看那翰林，只見眉清目秀，一表非凡，不勝之喜。說道：「想老身出京之時，你只有兩歲，如今長成得這般好了。你父親如今還健麼？」翰林假意掩淚道：「棄世久矣！小姪只為眼底沒個親人，見父親在時曾說有個姑娘嫁在下路，所以小姪到南方來游學，專欲尋訪。昨日偶見月波菴妙通師父說起端的，方知姑娘在此，特來拜見。」孺人道：「如何聲口不像北邊？」翰林道：「小姪在江湖上已久，愛學南言，所以變卻鄉音也。」

翰林叫權忠送上禮物。孺人歡喜收了，謝道：「至親骨肉，只來相會便是，何必多禮？」翰林道：「客途乏物孝敬姑娘，不必說起，且喜姑娘康健。昨日見妙通說過，已知姑夫不在了。適聞這位是表弟，還有一位表妹與小姪同庚的，在麼？」孺人道：「你姑夫在時已許了人家，姻緣不偶，未過門就斷了，而今還是個沒吃茶的女兒。」翰林道：「也要請相見。」孺人道：「昨日去燒香，感了些風寒，今日還沒起來梳洗。總是你在此還要久住，兄妹之間時常可以相見。且到西堂安下了行李再處。」

一邊分付排飯，一手拽著翰林到西堂來。打從一個小院門邊經過，孺人用手指道：「這裡頭就是你妹子的臥房。」翰林鼻邊悄聞得一陣蘭麝之香，心中好生倖倖。那孺人陪翰林吃了飯，著落他行李在書房中，是件安頓停當了，方才進去。

權翰林到了書房中，想道：「特地冒認了姪兒，要來見這女子，誰想尚未得見。幸喜已認做是真，留在此居住，早晚必然生出機會來，不必性急，且待明日相見過了，再作道理。」

且說徐氏丹桂，年正當時，誤了佳期，心中常懷不足。自那七夕燒香，想著牛女之事，未免感傷情緒，兼冒了些風寒，一時懶起。見說有個表兄自京中遠來，他曾見母親說小姪有許他為婿之意，又聞得他容貌魁梧，心用也有些暗動，思量會他一面。雖然身子懶怯，只得強起梳妝，對鏡長歎道：「如此好容顏，到底付之何人？」也有〈綿搭絮〉一首為證：

瘦來難任，寶鏡怕初臨。鬼病侵尋，悶對秋光冷透襟，最傷心靜夜砧。

慵拈繡紵，懶撫瑤琴。終宵裡有夢難成，待曉起翻嫌曉思沉。

梳妝完了，正待出來見表兄。只見兄弟糕兒急急忙忙走將來道：「母親害起急心疼來，一時暈去。我要到街上去取藥，姐姐可快去看母親去！」桂姐聽得，疾忙抽身便走了出房，減妝也不及收，房門也不及鎖，竟到孺人那裡去了。

權翰林在書房中梳洗已畢，正要打點精神，今日求見表妹。只聽得人傳出來道：「老孺人一時急心疼，暈倒了。」他想道：「此病惟有前門棋盤街定神丹一服立效，恰好拜匣中帶得在此。我且以子姪之禮入堂問病，就把這藥送他一九。醫好了他，也是一個討好的機會。」就去開出來，袖在袖裡，一逕望內裡來問病。路經東邊小院，他昨日見孺人說，已曉得是桂娘的臥房，卻見門開在那裡，想道：「桂娘一定在裡頭，只作三不知闖將進去，見他時再作道理。」

翰林捏著一把汗走進臥房。只見：香奩尚啟，寶鏡未收。剩粉殘脂，還在盆中蕩漾。花鈿翠黛，依然几上鋪張。想她纖手理妝時，少個畫眉人湊巧。

翰林如癡似醉，把桌上東西這件聞聞，那件嗅嗅，好不伎癢。又聞得撲鼻馨香，回首看時，那繡帳、牙牀、錦衾、角枕且是整齊精潔。想道：「我且在他牀裡眠他一眼，也沾他些香氣，只當親挨著他皮肉一般。」一躺躺下去，眠在枕頭上，呆呆地想了一回。等待幾時，不見動靜，沒些意智，慢慢走了出來。將到孺人房前，摸摸袖裡，早不見了那丸藥，正不知失落在那裡了。定性想一想，只得打原來路上一路尋到書房裡去了。

桂娘在母親跟前守得疼痛少定，思量房門未鎖，妝台未收，跑到自房裡來。收拾已完，身子困倦，揭開羅帳，待要歇息一歇息。忽見席間一個紙包，拾起來打開看時，卻是一丸藥。紙包上有字，乃是「定神丹，專治心疼，神效」幾個字。桂娘道：「此自何來？著是兄弟取至，怎不送到母親那裡去，卻放在我的席上？除了兄弟，此處何人來到？卻又恰恰是治心疼的藥，果是蹊蹺！且

拿到母親那裡去問個端的。」

取了藥，掩了房門，走到孺人處來問道：「母親，兄弟取藥回來未曾？」孺人道：「望得眼穿，這孩子不知在那裡頑耍，再不然了。」桂娘道：「好教母親得知，適間轉到房中，只見牀上一顆丸藥，紙上寫著『定神丹，專治心疼，神效』。我疑心是兄弟取來的，怎不送到母親這裡，卻放在我的房中？今兄弟兀自未回，正不知這藥在那裡來的。」孺人道：「我兒，這『定神丹』只有京中前門街上有得賣，此處那討？這分明是你孝心所感，神仙所賜。快拿來我吃！」

桂娘取湯來遞與孺人，嚥了下去。一會，果然心疼立止，母子歡喜不盡。孺人疼痛既止，精神疲倦，朦朦的睡了去。桂娘守在帳前，不敢移動。恰好權翰林尋藥不見，空手走來問安。正撞著桂娘在那裡，不及迴避。桂娘認做是白家表兄，少不得要相見的，也不躲閃。這裡權翰林正要親傍，堆下笑來，買將上去，唱個肥喏道：「妹子，拜揖了。」桂娘連忙還禮道：「哥哥萬福。」翰林道：「姑娘病體若何？」桂娘道：「覺道好些，方才睡去。」翰林道：「昨日到宅，渴想妹子芳容一見，見說玉體欠安，不敢驚動。」桂娘道：「小妹聽說哥哥到來，心下急欲迎侍。梳洗不及，不敢草率。今日正要請哥哥斷見，恰遇母親病急，脫身不得。不想哥哥又進來問病，幸瞻丰範。」翰林道：「小兄不遠千里而來，得見妹子玉貌，真個是不枉奔波走這遭了。」桂娘道：「哥哥與母親姑姪至親，自然割不斷的。小妹薄命之人，何足挂齒！」翰林道：「妹子芳年美質，後祿正長，佳期可待，何出此言？」

此時兩人對話，一遞一來。桂娘年大知味，看見翰林丰姿俊雅，早已動火了八九分，亦且認是自家中表兄妹一脈，甜言軟語，更不羞縮，對翰林道：「哥哥初來舍下，書房中有甚不周到處，可對你妹子說，你妹子好來照管一二。」翰林道：「有甚麼不周到？」桂娘道：「難道不缺長少短？」翰林道：「雖有缺少，不好對妹子說得。」桂娘道：「但說何妨？」翰林道：「所少的，只怕妹子不好照管，然不是妹子，也不能照管。」桂娘道：「少甚東西？」翰林笑道：「晚間少個人作伴耳。」

桂娘通紅了面皮，也不回答，轉身就走。翰林趕上去一把扯住道：「攜帶小兄到繡房中，拜望妹子一拜望，何如？」桂娘見他動手動腳，正難分解，只聽得帳裡老孺人開聲道：「那個在此說話響？」翰林只得放了手，回首轉來道：「是小姪問安。」其時桂娘已脫了身，跑進房裡去了。

孺人揭開帳來，看見了翰林，道：「原來是姪兒到此。小兄弟街上未回，妹子怎不來接待？你方才卻和那個說話？」翰林心懷鬼胎，假說道：「只是小姪，並沒有那個。」孺人道：「這等，是老人家聽差了。」翰林心不在焉，一兩句話，連忙告退。孺人看見他有些慌速失張失志的光景，心裡疑惑道：「起初我服的定神丹出於京中，想必是姪兒帶來的，如何卻在女兒房內？適才睡夢之中分明聽得與我女兒說話，卻又說道沒有。他兩人不要曉得前因，輒便私自往來，日後做出勾當。他男長女大，況我原有心配合他的，只是姪兒初到，未見怎的，又不知他曾有妻未，不好就啟齒。且再過幾時，看相機會圓成罷了。」

躊躇之間，只見糕兒拿了一貼藥走將來，道：「醫生入娘賊！出去了，等了多時才取這藥來。」孺人嗔他來遲，說道：「等你藥到，娘死多時了。今天幸不疼，不吃這藥了。你自陪你哥哥去。」糕兒道：「那哥哥也不是老實人。方才走進來撞著他，卻在姐姐臥房門首東張西張，見了我，方出去了。」孺人道：「不要多嘴！」糕兒道：「我看這哥哥也標致，我姐姐又沒了姐夫，何不配與他了，也完了一件事，省得他做出許多饒勞喉急出相。」孺人道：「孩子家恁地輕出口！我自有主意。」孺人雖喝住了兒子，卻也道是有理的事，放在心中打點，只是未便說出來。

那權翰林自遇桂娘兩下交口之後，時常相遇，便眉來眼去，彼此有情。翰林終日如癡似狂，拿著一管筆寫來寫去，茶飯懶吃。桂娘也日日無情無緒，懨懨欲睡，針線慵拈。多被孺人看在眼裡。然兩個只是各自有心，礙人耳目，不曾做甚手腳。

一日，翰林到孺人處去，卻好遇著桂娘梳妝已畢，正待出房。翰林闌門迎著，相喚了一禮。翰林道：「久聞妹子房闔精緻，未曾得造一觀，今日幸得在此相遇，必要進去一看。」不由分說，望門裡一鑽，桂娘只得也走了進來。翰林看見無人，一把抱住道：「妹子慈悲，救你哥哥客中一命則個！」桂娘不敢聲張，低低道：「哥哥尊重。哥哥不棄小妹，何不央人向母親處求親？必然見允，如何做那輕薄模樣！」翰林道：「多蒙妹子指教，足見厚情。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，小兄其實等不得那從容的事了。」桂娘正色道：「若要苟合，妹子斷然不從！他日得做夫妻，豈不為兄所賤！」

脫了身子，望門外便走，早把個雲髻扭歪，兩鬢都亂了。急急走到孺人處，喘氣尚是未息。孺人見了，覺得有些異樣，問道：「為何如此模樣？」桂娘道：「正出房來，撞見哥哥後邊走來，連忙先跑，走得急了些個。」孺人道：「自家兄妹，何必如此躲避？」孺人也只道姪兒就在後邊來，卻又不見到。原來沒些意思，反走出去了。

孺人自此又是一番疑心，性急要配合他兩個了，只是少個中間撮合的人。猛然想道：「姪兒初到時，說道見妙通師父說了才尋到我家來的，何不就叫妙通來與他說知其事，豈不為妙？」當下就分付兒子糕兒，叫他去菴中接那妙通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權翰林走到書房中，想起適才之事，心中怏怏。又思量「桂娘有心於我，雖是未肯相從，其言有理。卻不知我是假批子，教我央誰的是？」自又付道：「他母子俱認我是白大，自然是鈿盒上的根癩了。我只將鈿盒為證，怕這事不成！」又轉想一想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萬一名姓偶然相同，鈿盒不是他家的，卻不弄真成假？且不要打破網兒，只是做些工夫，俾得親熱，自然到手。」

正胡思亂想，走出堂前閒步。忽然妙通師父走進門來，見了翰林，打個問訊道：「相公，你投親眷好處安身許久了，再不到小菴走走？」權翰林還了一禮，笑道：「不敢瞞師父說，一來家姑相留，二來小生的形孤影隻，岑寂不過。貪著骨肉相傍，懶向外邊去了。」妙通道：「相公既苦孤單，老身替你做个媒罷！」翰林道：「小生久欲買妾，師父前日說不管閒事，所以不敢相央。若得替我做個媒人，□分好了。」妙通道：「親事到有一頭在我心裡。適才白老孺人相請說話，待我見過了他，再來和相公細講。」翰林道：「我也有個人在肚裡，正少個說合的，師父來得正好。見過了家姑，是必到書房中來走走，有話相商則個。」妙通道：「曉得的了。」說罷話，望內裡就走進去。

見了孺人，孺人道：「多時不來走走。」妙通道：「見說孺人有些貴恙，正要來看，恰好小哥來喚我，故此就來了。」孺人道：「前日我姪初到，心中一喜一悲，又兼辛苦了些兒，生出病來。而今小恙已好，不勞費心，只有一句話兒要與師父說說。」妙通道：「甚麼話？」孺人道：「我只為女兒未有人家，日夜憂愁。」妙通道：「一時也難得像意的。」孺人道：「有到有一個在這裡，正要與師父商量。」妙通道：「是那個？到要與我出家人商量。」孺人道：「且莫說出那個，只問師父一句話，我京中來的姪兒說道先認得你的，可曉得麼？」妙通道：「在我那裡作寓好些時，見我說起孺人，才來認親的，怎不曉得？且是好一個俊雅人物！」孺人道：「我這姪兒與我女兒同年所生，先前也曾告訴師父過的。當時在京就要把女兒許他為妻，是我家當先老爹不肯。我出京之時，私下把一個鈿盒分開兩扇，各藏一扇以為後驗，寫下文書一紙。當時姪兒還小，經今年遠，這鈿盒文書，雖不知還在不在，人卻是了。眼見得女兒別家無緣，也似有個天意在那裡。我意欲完前日之約，不好自家啟齒，抑且不知他京中曾娶過妻否，要煩你到西堂與我姪兒說此事，如若未娶，待與他圓成了可好麼？」妙通道：「這個當得，管取一說就成，且拿了這半扇鈿盒去，好做个話柄。」孺人道：「說得是。」走進房裡去，取出來交與妙通，妙通袋在袖裡了，一逕到西堂書房中來。

翰林接著道：「師父見過家姑了？」妙通道：「是見過了。」翰林道：「有甚說話？」妙通道：「多時不見，閒敘而已。」翰林道：「可見我妹子麼？」妙通道：「方才不曾見，再過會到他房裡去。」翰林道：「好個精緻房，只可惜獨自孤守！」妙通道：「目下也要說一個人與他了。」翰林道：「起先師父說有頭親事要與小生為媒，是那一家？」妙通道：「是有一家，是老身的檀越。小娘子模樣儘好，正與相公廝稱。只是相公要娶妾，必定有個正夫人了，他家卻是不肯做妾的。」翰林道：「小生曾有正妻，亡過一年多了。恐怕一時難得門當戶對的佳配，所以且說個取妾。若果有好人家像得吾意，自然聘為正室了。」妙通道：「你要怎麼樣的才像得你意？」翰林把手指著裡面道：「不瞞老師父說，得像這裡表妹方妙。」妙通笑道：「容貌到也差不多兒。」翰林道：「要多少聘財？」妙通袖裡摸出鈿盒來，道：「不須別樣聘財，卻倒是個難題目。他家有半扇金盒兒，配得上的就嫁他。」翰林接上手一看，明知是那半扇的底兒，不勝歡喜。故意問道：「他家要配此盒，必有緣故。師父可曉得備細？」妙通道：「當初這

家子原是京中住的，有個中表曾結姻盟，各分鈿盒一扇為證。若有那扇，便是前緣了。」翰林道：「若論鈿盒，我也有半扇，只不知可配得著否？」急在拜匣中取出來，一配，卻好是一個盒兒。妙通道：「果然是一個，虧你還留得在。」翰林道：「你且說那半扇，是那一家？」妙通道：「再有那家？怎佯不知，到來哄我！是你的親親表妹桂娘子的，難道你到不曉得？」翰林道：「我見師父藏頭露尾不肯直說出來，所以也做啞妝呆，取笑一回。卻又一件，這是家姑從幼許我的，何必今日又要師父多這些宛轉？」妙通道：「令姑也曾道來，年深月久，只怕相公已曾別娶，就不好意思，所以要老身探問個明白。今相公弦斷未續，鈿盒現配成雙，待老身回覆孺人，只須成親罷了。」翰林道：「多謝撮合大恩。只不知幾時可以成親？早得一日也好。」妙通道：「你這饞樣的新郎！明日是中秋佳節，我攬掇孺人就完成了罷，等甚麼日子？」翰林道：「多感！多感！」

妙通袖裡懷了這兩扇完全的鈿盒，欣然而去，回覆孺人。孺人道是骨肉重完，舊物再見，喜歡無盡，只待明日成親吃喜酒了。此時胸中□萬分，哪有半分道不是他的姪兒？正是：

只認盒為真，豈知人是假？

奇事顛倒顛，一似塞翁馬。

權翰林喜之如狂，一夜不睡。絕早起來，叫權忠到當舖裡去賃了一頂儒巾、一套儒衣，整備拜堂。孺人也絕早起來，料理酒席，催促女兒梳妝，少不得一對參拜行禮。權翰林穿著儒衣，正似白龍魚服，掩著口只是笑，連權忠也笑。旁人看的無非道是他喜歡之故，那知其情？但見花燭輝煌，恍作遊仙一夢。有詞為證：

銀燭燦芙蓉，瑞鴨微歛麝煙浮。

喜紅絲初結，寶合曾輸。

何郎俊才調凌雲，謝女豔容華濯露。

月輪正值團圓暮，雅稱錦堂歡聚。

——右調《畫眉序》

酒罷，送入洞房，就是東邊小院桂娘的臥房，乃前日偷眠妄想強進挨光的所在。今日停眠整宿，你道快活不快活！權翰林真如入蓬萊仙島了。

人得羅幃，男貪女愛，兩情歡暢，自不必說。雲雨既闌，翰林撫著桂娘道：「我和你千里姻緣，今朝美滿，可謂三生有幸。」桂娘道：「我和你自幼相許，今日完聚，不足為奇。所喜者，隔著多年，又如此遠路，到底團圓，乃像是天意周全耳。只有一件，你須不是這裡人，今入贅我家，不知到底萍蹤浪跡，歸於何處？抑且不知你為儒為商，作何生業？我嫁雞隨雞，也要商量個終身之策，一時歡愛不足戀也。」翰林道：「你不須多慮。只怕你不嫁得我，既嫁了我，包你有好處。」桂娘道：「有甚好處？料沒有五花官誥夫人之分！」翰林笑道：「別件或者煩難，著只要五花官誥，包管箱籠裡就取得出。」桂娘啐了一啐道：「虧你不羞！」桂娘只道是一句誇大的說話，不以為意。翰林卻也含笑，不就明言。且只軟款溫柔，輕憐痛惜，如魚似水，過了一夜。

明晨起來，各各梳洗已畢，一對兒穿著大衣，來拜見尊姑，並謝妙通為媒之功。正行禮之時，忽聽得堂前一片價篩籬，像有□來個人喧嚷將起來，慌得小舅糕兒沒鑽處。翰林走出堂前來，問道：「誰人在此囉嘈？」說聲未了，只見老家人權孝，同了一班京報人，一見了就磕頭道：「京中報人特來報爺高陞的！小人們那裡不尋得到？方才街上遇見權忠，才知爺寄跡在此。卻如何這般打扮？快請換了衣服！」權翰林連忙搖手，叫他不要說破，禁得那一個住？你也「權爺」，我也「權爺」不住的叫，拿出一張報單來，已陞了學士之職，只管嚷著求賞。翰林著實叫他們：「不要說我姓權！」京報人那管甚麼頭銜，早把一張報喜的紅紙高高貼起在中間，上寫：「

飛報：貴府老爺權，高陞翰林學士，命下。」

這裡跟隨管家權忠拿出冠帶，對學士道：「料想瞞不過了，不如老實行事罷！」學士帶笑脫了儒巾、儒衣，換了冠帶，討香案來，謝了聖恩。分付京報人出去門外候賞。

轉身進來，重請岳母拜見。那孺人出於不意，心慌撩亂，沒個是處，好像青天裡一個霹靂，不知是那裡起的。只見學士拜下去，孺人連聲道：「折殺老身也！老身不知賢婿姓權，乃是朝廷貴臣，真是有眼不識泰山。望高抬貴手，恕家下簡慢之罪！」學士道：「而今總是家人，不必如此說了。」孺人道：「不敢動問賢婿，賢婿既非姓白，為何假稱舍姪光降寒門？其間必有因由。」學士道：「小婿寄跡禪林，晚間閒步月下，看見令愛芳姿，心中仰慕無已。問起妙通師父，說著姓名居址，家中長短備細，故此托名前來，假意認親。不想岳母不疑，欣然招納，也是三生有緣。」妙通道：「學士初到菴中，原說姓權，後來說著孺人家事，就轉口說了姓白。小尼也曾問來，學士回說道：『因為訪親，所以改換名姓。』豈知貴人遊戲，我們多被瞞得不通風，也是一場天大笑話。」孺人道：「卻又一件，那半扇鈿盒卻自何來？難道賢婿是通神的？」學士笑道：「姪兒是假，鈿盒卻真。說起來實有天緣，非可強也。」孺人與妙通多驚異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學士道：「小婿在長安市上偶然買得此盒一扇，那包盒的卻是文字一紙，正是岳母寫與令姪留哥的，上有令愛名字。今此紙見在小婿處，所以小婿一發有膽冒認了，求岳母饒恕欺誑之罪！」孺人道：「此話不必題起了。只是舍姪家為何把此盒出賣？賣的是甚麼樣人？賢婿必然明白。」學士道：「賣的是一個老兒，說是令兄舊房主。他說令兄全家遭疫，少者先亡，止遺老口。一時逃去，所以把物件遺下，拿出來賣的。」孺人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我兄與姪皆不可保，真個是物在人亡了！」不覺掉下淚來。妙通便收科道：「老孺人，姻緣分定，而今還管甚姪兒不姪兒，是姓權是姓白？招得個翰林學士做女婿，須不辱莫了你的女兒！」孺人道：「老師父說得有理。」大家稱喜不盡。

此時桂娘子在旁，逐句逐句聽著，口雖不說出來，才曉得昨夜許他五花官誥做夫人，是有來歷的，不是過頭說話。亦且鈿盒天緣，實為湊巧，心下得意，不言可知。權學士既喜著桂娘美貌，又見鈿盒之遇，以為奇異，兩下恩愛非常。重謝了妙通師父，連岳母、小舅都帶了赴任。後來秩滿，桂娘封為宜人，夫妻偕老。

世間百物總憑緣，大海浮萍有偶然。

不向長安買鈿盒，何從千里配蟬娟？